

創 造 詩 叢

臧 克 家 主 編

歌 手 烏 蘭

索 閱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編主家克斌



叢詩選創

蘭卜烏手歌

著 開 索

寫給黎明

· · · · · · 三

汝河的淚

· · · · · · 二

歌手烏卜蘭

· · · · · · 一

行刊

司公版出群星

海上

• 1 9 4 7 •

創造詩叢

歌手烏卜蘭

• 版 •

主編者 臧克家

體

著作者 索開

所

藏版者 詩創造社

• 有 •

定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被並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鶯啼以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致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扯空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我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歌手烏卜蘭」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索爾，中原實土給他培養出樸實，深厚，忠誠的性格，生活給他了苦痛和堅強。他底詩的風格，就是他的人底人格的最確切的寫照和詮釋。他的詩，寫出了他故鄉的貧窮和苦難，給那些苦難的人擊破了他們命運，無論寫的是什麼，他那沈鬱，滯重，冗長的詩句製造出那樣一股力量，直接打到讀者的心上去，有力，頑強的，撼動着它，好久好久不消失去這種感覺，彷彿一個人讀了「陀斯打夫斯基」的作品之後所常有的。這種沈鬱，苦難，重壓在中國的大地之上；但是，作者並不是沒有透露出他的對新生的呼喚。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夜於滬

歌手烏卜蘭

我拿着一隻七絃琴，

沿着漂流草香的敖嫩河，

撥奏起青春的音響。

這聲音比什琴都響亮

他可以把沉睡的大地喚醒。

我的歌，你飛吧，

像雄鷹那樣壯健的張開了翅膀。

你看在眼里

展開了無邊的草原。

從呼倫池到西方戴着雪帽的高山，

從南方閃耀黃金的大漠，

又到貝加爾湖邊的綠色樺樹林。

這是多麼肥美的一片草地，

篷帳在這圖畫裏生活着。

羊羣像散播在圖畫中的花朵。

我的歌，你飛吧，

自由的飛過這新人類的土地，

那個篷帳也會歡迎你。

甚至你可以飛越了遼遠的邊疆……

別人也不會把你損傷。

草原是最大的財富。

草原養育着我們生長。

居住在這兒的人們像兄弟般親愛着，

這兒沒有飢餓和迫害。

這兒的生活是驕傲的。

孩兒們都到學校去讀書。

姑娘們爲打取鮮美的野食

馬在深山像箭樣的飛。

年壯的在牧場的歌聲裏勞動，

拿勞動裝飾着大地的喜悅。

這裏的草原氾濫着春天，

寡婦不會流淚，老頭兒也不會嘆氣。

不過，我的歌

當你飛過遼闊的牧場，

去祝福牧人勞動的健康，

同時告訴遠近的篷帳讓他不會遺忘。

在過去的草原可不是這樣，
那時草原在窮貧的輪臥着，
篷帳愁苦的在草原上呻吟，
養肥的羊羣不是自己的，
牧羊人再也不願鞭打吃草的羊羣，
羊羣在牧場上害着春瘟。

那時的喇嘛住在寺院裏，
身纏着溫暖的狐皮外套，
一道雪白的牆壁把他們高高圍起；
而善良的牧人在冬天却住着破爛的篷帳，
喇嘛不勞動，他們自己有飯吃，
喇嘛在寺院受着最尊貴的教育。
那些可憐的牧人看到這

只有把眼淚暗暗的吞下肚皮，
因為他們知道喇嘛的語言是法律，
假使得罪了他們，
叫響的皮鞭冒着火花，
打碎骨頭，打落牙齒……

誰都知道

在蒙古的大野上有許多草地含着鹽質，
這草地比無鹽地帶生出多汁的草料
羊羣吃着還要好，
這草地讓牧人最歡喜的，
還是長久的冬月來到蒙古：
牧人趕着牛羊，帶着鍋灶，
把帳幕紮在牧場，

牛羊在冬天也會長成肥胖。

這草地都被喇嘛搶去啦！

喇嘛總想剝吃牧人的心，

來飲牧人的血液。

喇嘛也希望牧人走進他的牧場——

可是當窮苦的牧人走進他的牧場，

他立刻就要課取畜牧稅，

牧稅像猛虎那樣可怕，

就是賣掉牧羣也難繳納。

誰說生活在蒙古邊疆的牧人，

他們游牧的自由是有的。

那裏的篷帳一樣被燒毀，

那裏的泉水和草地一樣地被搶去。

并且居住在那裏的牧人帶着兩種鎖鍊，
給他們帶上奴隸鎖鍊的

一個是騎馬走來的喇嘛，

另一個就是俄羅斯的沙皇，

或者是專橫的清朝皇帝。

啊，大草原已經死亡啦！

草原上已沒有了牧歌，

牧人的痛苦比海還深，比大地還沉重，

森林在北風裏替草原哭泣，

唐努山高站在草原的邊緣，

爲草原穿上白色的喪服。

好吧，牧人知道這悲慘的故事，

讓他們永遠記在心上！

今天的牧民能够自由的游蕩，
篷帳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呼吸着陽光，
牧場上再也聽不到鞭打牧人的聲響，
在今天的牧場上也有發怒的鞭打，
那是牧人鞭打不吃草的懶羊。
這不是從風裏吹來的，
這是奴隸們付出最後的血液，
從活佛手裏奪來的。

牧人從回憶裏找出教訓，
他們要更英勇的保衛着草原，
不論是黃金堆積起的阿爾泰山，
不論是河裏的流水，水裏的星光，
這都是蒙古的地方，

我們要在這原始的土地上
建築起最理想的社會的樂園，
決不能把眼睛疏忽了邊疆，
或是貪吃別人誘惑你的一塊糖，
這樣，悲慘的命運立刻就會走來，
枷鎖又給牧人帶上。

我的歌，

扇動你有力的翅膀！

在這廣大沒有邊際的草原上，
藍天也包容不住草原的廣大。

勇敢的飛，飛過了高山，

也飛過了大的河流，

你比好馬還快，快的好馬跑不過高山；

你比飛箭還有力，

一支飛箭穿不過河對面。

你飛到那裏牧人也會歡迎你。

你去祝福牧人的健康，

也燃燒起牧人對敵人仇恨的心腸。

若果有人問你，歌呀，

爲什麼你這樣勇敢，

你說我是從敖嫩河邊飛來的。

成吉思汗的家鄉就是敖嫩河，

我飛騰的心，

你的羽翅像火焰的飛過天空，

天空就響爆出一道紅色的火光。

你也是一面真理的旗幟，

在你的翅膀上寫出自由二字。

歌，你聽着，若果在邊疆發生戰爭，
流出的淚水絕不會淹死敵人，
你應該代表英雄城烏卜蘭，
來向蒙古草原上四面號召；
向西方——號召來喀爾滿人，
向北方——號召來布魯雅人，
向西北方——號召來烏梁海人，
向東南方——號召來喀爾喀人，
讓各民族人民團結在你的號召下，
你要飛翔在隊伍前面
帶領着他們進軍。

一九四一年於甘肅

汝河的淚

汝河上住着汝河的兒女，

汝河兒女的眼淚像雨水落在河岸上，

河裏的流水是淚呵，

河是用淚水把它裝得滿滿的，

汝河唱着悲哀的調子，

河水永遠向前流，河水沒有乾涸過；

河水流過幾十年來要有一次氾濫的

爲什麼流來的河水這麼多，

這麼多的河水又流到那裏去？

在過去，從沒有走來一位先知

給人們解釋過這樣的啞謎。

終於河水流去好多年代，

流去好多人的年華，

有人到河邊的巖石上去尋找河水的年紀，

然而那鈎畫出的字跡，是那麽模糊。

好則，河水又是一面明朗的鏡子

從那面走來一位洗衣老婦人

用白髮掩蓋起自己的面孔，

用兩手洗着從田野帶來的辛苦。

雖然老婦人比不上河水的年紀，

從她身上你總可找到

河水照映了河岸的一段經歷，

河水沒有流過多年，一個小女孩

就長成老婦人。

她們生活是那裏窮，那麼平淡，
平淡得像一塘沒有顏色的死水；

她們的生活不會有大的改變，

改變她們生活的是又來一個荒年。

你這個洗衣的老婦人，

和河岸別的老婦人一樣

或者可從你們做少女的時候找點回憶。

那時候你們正像山谷中新生的花草，

經臨着一些春天，

豈不知那是母親用淚水養育着你們

你們在母親憂愁的紡車旁邊，

可以貪睡個早晨的懶覺。

或者當農忙的天氣，你們也去餵牛拔草，
也去割麥，那僅僅是爲着遊戲。

你們知道爹娘用血汗換得來的滿倉穀子
那裏去啦，爲什麼你們還吃着糠皮！
想你們在少女的日子是不會知道的；

但是，你們住在汝河上，

你們後來的日子，河會知道的，

河水看見你們有的滿臉鼻漿

就做了人家的童養媳。

還有哭啼的像匹宰割的小羊，

騎上騾背，頭髮蓬鬆着，

爹娘把你們從河東嫁到河西。

從此在河西你們才認識什麼叫做生活。

你們在大熱天得到田里去，
你們更要懂得婆媽的那幅臉色，
等黃昏回來，腰疼的伸不起來，
趕快拿山柴填進灶門去燒飯，
到飯後還要用紡車搖出星翠滿天；
你不要罵，這還是好的。
有的辛苦一天，到黃昏還是
不能叫鍋灶冒煙……

零散在河岸的村莊，
那個村莊沒掩藏着像這樣的故事，
當你們還是個出嫁的小孩子，
勞作在田野招引你們剛要開始，
你們就又孕育出後來受苦的嬰兒。

你們是那樣的瘦，眼睛是那樣的沒有光彩，
新生的嬰兒瘦得更像一隻乾枯的小貓。

有的產婦，當她還沒等到產期，

流行的惡病像撲來的猛虎

就把她年輕的丈夫吞了去。

啊，你們這些孤獨的汝河兒女！

寡婦在家裏沒有丈夫，

生長在婆媽的眼裏是種仇恨。

就讓你這愁苦的寡婦在田野怎樣勞動

也不會得到別人的同情。

因為你們住在汝河

河水把你們的畫像寫在水上。

看那個年輕的婦人在河岸上鋤着地，

脊背上兜掛着沒滿月的嬰兒，
嬰兒啼哭的飢聲是那麼沉重，
太陽已落了，田野已罩上灰茫的烟霧了，
她只好疲倦的坐那根鋤把上，
把淌流出來的淚水吞下自己的肚里去，
她不說話，她把另一半的淚水
又分給啼哭在希望中的嬰兒。

河水會乾嗎？河水不會乾。

河水靜靜的流。河水哭泣着流，
看從那座矮低的草房裏

又走出一個哭泣着的中年婦人，
她把頸頸掛在河邊的棗樹上，
就這麼她在暗中偷偷的吊死。

汝河的流水，流呀，流呀，

你流到寂寞的夜晚，你不會寂寞的，

聽河邊撲通一聲，浪花飛起，

那又是一個汝河的兒女投到你的懷裏，

你不要說——

河岸上也有年紀大的老婦人。

她們都是從窮困的荒涼裏

經過那些險峻的路程，

她們都是從那些荒年的寒冷裏

挖草根，拔麥苗，剝樹皮……

飢餓中剝食去汝河的春天。

而今，她的腰骨折斷啦，語言混沌啦，

她還能在河邊洗着衣服

或者，替孩兒們拔一籃菜走到河邊，
而她還能從暗藍色的眼中流出淚來，
淚水呀，——流入汝河。

汝河的流水是淚啊，

在過去，是否有人解釋給汝河的兒女；
河就這麼的流，流到那年那月呢，

我說是沒人走來解釋的——

這地方已被外邊的人們忘記。

只有河水流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
曲折而又漫長的流轉在古老的深山裏。

寫給黎明

一

一

爲着不能在黑夜安睡，

爲着有一種力量鼓動我，

我披一身霧，迎着未來的黎明，

一個人孤獨的走向江邊。

山城的寂靜，鄉村的寂靜，

和黑夜仍搖動着寂靜的翅膀。

只是歡呼我來的是交流於曠野的鷄聲，

同我一樣不能睡眠的滿山的燈火，

向我瞪着喜悅的眼睛。

我站在江邊的巖石上，

漆黑的巖石高過一座山坡。

這時看不見黎明的足跡在那裏，

有兩三隻野鳥飛過江心。

於是我伸出渴望而寬大的手，

向沉默的遠方，大聲疾喊。

大聲疾喊，想把被黑夜統治的心靈，

從荒遠睡夢中叫過來。

大聲疾喊，是千萬人的一個苦痛的述說，

向着未曾到來的黎明。

誰知道讓我的噪喉叫破

鮮血從喉管迸飛出來，

黎明還是看不見。

夜依然那麼濃，霧依然那麼重，

山和天空的界限依然分不清。

大地上起伏着諸般的形態，

安靜的麻痺的輪臥在黑暗裏。

於是我的心，像爆裂的火藥，

把我的手舉得更高，聲音也來得更大，

聲音像滾響七月天空的一陣雷電。

二

黎明呀，這邊需要着那紅色的黎明！

是你遺棄了這邊——

還是你的脚步走得太慢。

我想你是不會遺棄這裏，

正如善良的母親不肯遺棄她底嬰兒。

那麼，你爲什麼在遠山外的遠山

用火光輝燒着那邊的草地，

久久的、遲遲的、不能前來……

爲着迎接你，招喚你，

我冒險的走上這高突江水的巖石。

雖然我迷惑於強大的熱情，

到現在你給我的還是空虛。

黑夜裏那兒有我放心走去的道路，

江水從我的脚下嘩嘩流過。

這裏留給我一條走向墳墓的小路，

這條小路就是通向我走出來的，

被迷霧掩埋的那座陰暗的小屋。

我是不能把我的脚步轉回去！

黎明呵，你快點從遠山的背後

架動亮麗的車輪——

勇敢的走過來。

拿着我叛逆的非青春發誓，

甯願我燒死在黎明的火光裏。

我是再也不能忍耐，和禽鳥不聲不息，

棲息於江邊呼吸着這陰冷的黑夜。

就這樣我長久的大聲呼喊，

用眼睛望着遠方的天空，

猶如沉落於死亡裏希望着有一次新生。

呵，終於，一個巨大奇異的幻變，
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看我站在江邊是如何的歡喜，
並且我還疑惑着那走來的不是黎明。

三

這是走來的黎明給天地一次光明的燃燒。
這是走來的黎明給黑夜一次莊嚴的懲罰。
黎明已經把黑夜的天幕撕破，
而黑夜並不能發現自己的醜惡，
向荒僻的山谷狼狽的逃避……
不能，看黎明用火焰，用響聲，
用鋼鐵爆炸的憤怒，
用無可比擬的行進的力量，

用一個巨大真理能辯證的力量，
而別人不能辯證，而黎明

可以用力量給他辯證。

山林和河流都從睡夢中驚醒，
他們醒來的那麼驚異，

看他們又那裏新奇，

他們伸展開驕傲而寬廣的胸膛，
向黎明噴散出一夜的悶氣。

遠遠的山那邊有汽笛在烏烏鳴叫，
白髮的老農夫披一頭紅髮，
歡笑的背着鋤走上山坡。

還有那過渡的木船

聽江水給他唱着甜蜜的晨歌，
無數隻無數隻輕快的跳過浪濤。

船還沒有划到江邊

江那邊有羣賣菜的又在大聲叫喊，
被黑夜所留下的烟霧已經消散。

看過看一切爲勞作生活的人，
都在陽光裏跳，陽光裏笑。

於是，我站在陽光的巖石上，
用兩手舞動着跳起來，

好像在我的脊背上生出了羽翅，
好像忘掉我是從黑夜走過來的人，
我盡量呼吸着這遼闊而鮮香的空氣，
呵，黎明，我大聲歌唱你。

一九四三年九月卅號

地層下

蘇金傘著
這真的詩大半
取於農村。作者
給讀者的印象
| 樸素，樸素的
不備是詩的外貌
，而是貫徹了整
個詩體的靈魂。

最後的星

吳越著
他始終懷戀着
| 底底鄉村的
地底，他的詩這
種懷戀，歸宿
寫了使他的詩這
種懷戀，歸宿
寫了使他的詩這
種懷戀，歸宿

噩夢錄

杭約赫著
作者是個畫家
，但「厭棄了彩
筆」來學「發音
」和「和聲」。
抓住一點向深處
探索，把它凝結
成晶瑩的智慧。

歌手鳥人蘭

索開著
作者寫出了他
| 愁悶的貧窮和苦
愁悶的貧窮和苦
愁悶的貧窮和苦
愁悶的貧窮和苦

號角在哭泣

青勃著
他召喚着新生
的，將至而未來
的，將至而未來
的，將至而未來

沙漠

沈明著
他的詩美而沉
| 他的詩美而沉
他的詩美而沉
他的詩美而沉

騷動的城

唐湜著
由於作者想像
的力，超脫了
美的，脫離了
種種的，脫離了
的力，超脫了

夜路

廖先燦著
這給我們生活
| 這給我們生活
這給我們生活
這給我們生活

隨風而去

方平著
這裏的詩不但
| 這裏的詩不但
這裏的詩不但
這裏的詩不但

告白

留地著
作者，是道地的
| 作者，是道地的
作者，是道地的
作者，是道地的

嬰兒的誕生

李搏程著
對於窮苦的農
| 對於窮苦的農
對於窮苦的農
對於窮苦的農

掘火者

康定著
他給人以人物
| 他給人以人物
他給人以人物
他給人以人物